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  
第九十六回 李夫人暗施毒蠅妖蠱 太陰主小試針鋒劍朶

一雙白鶴化作道人，手執白旗，布作危城峻壁，這就是太李夫人的異術。那太李夫人也是天上列宿。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星，為五行之正氣。又有炁、李、羅、計諸星，為五行之餘氣。所謂餘氣，即屬邪氣。其星即氣之精也。天地之道，邪不勝正，是一定之理，而邪必干正，又屬一定之數；從未有邪正並立而可以相安者。太李夫人是李宿，乃五行中水之餘炁，月君上應太陰星，為五行中水之正氣，與太李夫人是一邪一正。內典云：李星犯太陰，則月蝕；羅星犯太陽，則日蝕。李與羅一水一火，皆邪氣之干正也。如來為無上聖人，四大部洲，總在慧照之中，這是最真最確的話。可知道李宿與太陰君在天上便為仇敵。到嫦娥降生之後，劫星也要下界來爭鬥一番，又未奉上帝玉旨，不敢轉世投胎，心下氣忿之極，他就自隕於陝西涇水之內。西方屬金，金能生水，也取個相生之義。涇水旁邊有個草庵內老尼，正站在門首，見天上火球般一個大星墜入河中，聲若沸湯，濺起波浪數尺，頃刻間那星已滾圓的浮在水面，卻不隨流而去，端端正正，凝然不動。老尼向前一看，像是塊潔白的圓石。忽而頂上裂開，透出萬丈光華，沖天而起，內含著一個玉卵，老尼大為驚訝，心猜是件異寶。恰又漸漸的浮到河涯，探手在石內，輕輕取出玉卵。

可煞作怪，那光華如煙縷一般，盡都收在玉卵之內。老尼便雙手捧向庵中，在琉璃燈下看時，滑潤如酥，潔白如脂，甚是可愛。將佛前珠漆架子上淨水碗兒取下，放在那架圈中，剛剛恰好。才脫得手，「爆」的一聲，玉卵分開，跳出個小女孩兒來，長有八九寸，好似放光出匣，精彩映照一室，在香案上打個滾兒，跳將起來，已有二尺多長，便盤膝坐下。急得老尼口呼「菩薩」，只是磕頭。女孩兒道：「我乃天上太李水星，有事臨凡，不肯墮落輪回，所以斂精於石卵，汝今收得，便是有緣。」

暫借庵中居住，叨擾幾年，汝勿輕褻，致干罪戾。」老尼又叩頭道：「只恐地方查問，沒話回他，怎擔得起干係？阿彌陀佛！這就是我出家人拐帶人家子女哩。」女孩兒道：「當今天子少不得來求我，何況他人。倘來盤詰，我自佛法治之。」

老尼便歡歡喜喜，做些粗布小衣與他穿了，每日飼以糜粥，只三個年頭，已像有十六七歲的光景。雖然足不出庵，卻常常有幾個道裝的人貪夜而來，呼他為「太李夫人」，正不知講些什麼。到老尼病亡之後，李夫人就走至終南山中玉帝宮內，自言王母化身，特來度世。一時聳動愚民，若男若女崇奉其道術者不啻數萬。顯出神通，將兩個弟子噴口法水，變做仙鶴，化了燕王金棟回來。雖說是構造金殿，其實要燕王知他本事，請去與月君作對的意思。又令人四布流言，說奉上帝玉敕，要去收伏青州妖寇。那時陝西官員正要奏聞，燕太子已奉命而來，巡撫關中，訪知的確，親至終南山，以禮拜請，太李夫人欣然允諾。於五月望日，降臨在蘆溝橋的層台上，湊個正巧，救了燕兵。那兩面擋住王師的白旗叫做玉葉旗，雖然化作銅牆鐵壁，卻是柔軟的，若撞動了時，就壓將下來，又比山崩還利害。

當下小皂旗、瞿離兒等勒馬看時，那座牆壁在半空中閃閃搖動，竟像是活的，心知古怪，揮軍亟退，幸不曾著他道兒。

劉元帥謂諸將道：「此妖術也。」隨飛報帝師。時程亨與曾公望從和曲州獅子山白龍庵內建文帝處回來復命，月君正在召見。

具奏帝已親幸中，去尋東宮，期至八月回鑾復位。月君大喜道：「朕可一戰成功，逍遙世外矣。」遂下令元帥撤兵，回屯河間地方，自與鮑、曼二師並兩劍仙及素英、寒簧、胡胎玉、連珠娘四仙姑，於夜半凌雲前往，其范飛娘、回雪、滿釋奴、女金剛四女將撥與神兵三百為後應。

剎那之頃，已至蘆溝橋。前面有三座層台，中間高台上端坐一神女，左右兩台略低二三凡。左是辮髮道姑三十六人，右是星冠羽士三十六人。皆用一片似煙非煙、似霧似靄籠罩著四面。曼師道：「趁這時候，我放三昧火燒個盡滅，卻不是好？」

鮑師道：「你不看他頂上顯出光彩是至陰之炁？倘或水能剋火，豈不折我第一陣？」曼師道：「我的真火豈是凡水可制的？」

鮑師道：「毗耶那的火如何令甥女的水便能制伏？大凡火出在人之丹田者，自有丹田之水可制。道兄切勿舉動此火。」月君道：「火攻最為利害，何況道家神火。倘有不應遭火劫者一概燒之，有妨道行。我且與他先禮後兵。」曼師道：「還有一說，他在高台之上，我們安營在平地，固為不可。若站在空中，亦非常法。待我把剋魔甥女取去的九仙台移一何如？」鮑師道：「我知你要這座九仙台假公濟私了。」

月君道：「可以不必驚動聖主。」即呼口氣吹去，霎時祥光繚繞，瑞彩盤旋，早結成一座三層的五玉靈臺。都坐在第一層上。東方日出，照耀得璀璨陸離，不可正視。乃令寒簧大呼：「是何仙靈，可速相見！」不知月君在這邊噓氣成台，太李夫人早看得分明，心中暗驚道：「神通不校」又見鮑、曼二師及兩位劍仙都是有名人物，四位仙姑又是成氣候的，料著自己部下不過假借些幻術，豈能與之爭鋒？就將一種最惡最毒，神不聞鬼不見的東西安排下了。乃撤去台前白旗一面，現出那天生地化的肉身出來。怎生法相，但見：

髮盤肉髻，身著銖衣。髮盤肉髻，瓣來渾似九紋龍；身著銖衣，繡出真成雙舞鳳。面非傅粉，含皎月之光華；目不橫秋，射流星之芒角。依稀遠黛，風流豈學卓文君；婀娜纖腰，舞動休猜趙宜主。若說到玉酥胸內，玄微幻術壓天仙；更喜他湘水群中，香嫩奇葩憐佛子。

月君慧眼一看，知是處子，便生歡喜心，回顧眾仙師道：「處子學道，須要成全他為是。」曼師道：「帝師愛他是處女麼？待我這個光頭弄他個死活不得。」

月君忍不住笑，拱手遙向著李夫人道：「道長請了，請問道長來助燕王是為怎麼？」李夫人也舉手道：「請問你助建文是為怎麼？」月君朗應道：「我乃奉天之道，行天之討，為萬世立君臣之極。」李夫人呵呵笑道：「好胡說！建文數應亡國，永樂數應得位，我乃順天之命，行天之罰，且為我報萬劫之仇。」

月君又問：「我與道長風馬不及，有何仇報。」李夫人厲聲詫道：「汝乃太陰婢子，我乃太李星君，世世為刀。天上有廣寒宮闕可避，而今罰在塵世，可又遇著我，除非躲到黃泉去才得命哩。」月君欠身道：「如來以解冤消結為本，今幸與道長相遇，何不略去前仇，返結新好，同皈至道？」李夫人道：「即然如此，汝可隨我為婢，尚不失在弟子之列。」

鮑師聽了大慍，便將妒婦鐵叉飛起，正照著頂門下來。李夫人早在袖中取出一根樹枝，細如筆管，長不盈尺，向空擲去，就有丈許長短，正格著鐵叉一擊，火光迸裂，又兒墮落塵塵埃，依舊歸了頑鐵。曼師大駭，便將鹿角捧擲起來迎，「乒乒」幾下，把鹿角打作數段，紛紛的墜下。月君見壞了二師的法寶，口內輕輕呼出一縷青煙，就是所煉的劍氣，飛上青空，劈向樹枝的叉上，整整分作兩片，又被青炁旋繞不放，帶了回來。

眾仙師亟取看時，那樹枝外玄內赤，精彩射目，都不認得。

忽而素英等四位仙姑各攢眉叫苦，台後范飛娘四將又都抱著頭，滿地打滾，兩劍仙亦站立不住，說道：「我們怎亦覺頭暈得很。」曼師向台下指道：「那沙土中都是些怎麼東西，在那裡探頭探腦？敢不是作他怪？」月君運動慧光一照，見有無數形如四足小蛇，含著土上的沙，噴射人的影兒。鮑師道：「此短蠅也，怎這般利害？」曼師道：「太李是水精，怪得他收取水邊的孽蟲，弄出這個伎倆來。若射了老尼的影，頃刻燒成灰。」

月君笑道：「曼師只顧首自己。《詩》云：『為鬼為蠅，則不可得』。蠅之利害，與鬼並稱，以比小人，則其暗中毒害人的伎倆可知。大凡君子光明正大，責人以過，治人以罪，天下皆知。比不得小人，外貌若為歡笑，而心內藏著機阱，把個正人君子陷害至於死地，尚不知小人在暗中佈置也。此物射人之影，受毒至死，茫不知其病之所由來，與小人之害君子無異。亦猶夫鬼之作祟，無影無聲，人皆不可得見。詩人比諷，最為精確。我今見此短蠅，不覺平素惡小人這念勃然而發，這個怨不得了。」曼尼笑道：

「我豈不顧他人？只要成全帝師行宋襄公之仁義耳。既如此，我便放火了。」月君止道：「火性炎上，他若鑽向沙土之內，如何燒

得盡絕？我有當日殺八蠟蟲的三千六百繡花針在此。」遂取來向台下拋去。那短蠅止有千百之數，神針太多了，一個短蠅就釘有兩三個針，頃刻盡死在土內。餘曾有短蠅詩一律云：

江邊有短蠅，無影更無形。  
激去沙如矢，飛來毒更腥。  
嬉游從漢女，幻化動湘靈。  
安得罡風力，驅之入宵冥。

詩內「湘靈」，「漢女」以比君王。要知道小人不得於君，便無權勢，雖有害人的毒計，也還施設不來。若人主一時誤信了他，就像漢之黨錮、宋之朋黨，把天下正人君子都害個盡盡絕絕。詩人無物可比，借個鬼蠅，也還是萬分比不來的。閒話休題。

月君雖誅了舍沙之蠅，獨是素英等已受了毒，個個狼狽。

鮑師道：「短蠅秉水之毒氣而生，又經太孛邪氣煉就，純是陰毒，力能滅陽。人之陽氣有限，被其陰毒，無異熔冰出於爐內，弱者三日五日死，強者七日死，陽數盡於七也。今諸弟子道行已成，純陰之體皆化為陽，不過玄黃交戰，至於七日陽氣來復，則陰邪消滅，必然全愈。其女將幸在台後，受毒尚淺，亦無妨害。若兩位劍仙久成正道，不過一晝夜即愈。雖不怕他，但恐再有陰毒暗害之計，不及提防，宜遠避之為善。」月君深以為然。遂打發兩劍仙同素英等四仙姑、飛娘等四女將，於夜半悄然前往涿州白塔寺中靜養，然後與鮑、曼二師再出台端。

太孛夫人正因水蠅被害，心甚惱怒，今見月君只得三人，其餘皆無蹤影，道是已經受毒死了，心下私喜道：「我折了一枝扶桑木，也就壞了他兩件兵器；我折了八百水蠅，也就壞了他好些弟子。到底是我上風。」只聽得對面朗聲：「孛夫人，好好解此仇怨，帝師與你結個姊妹罷。」孛夫人大罵：「賤婢子，是個什麼帝師！」你壞了我法寶，害了我部曲，就要求做我的廝役也不能勾了，敢出大言，說恁的姊妹！」就探手在錦囊內取件東西出來，怎生模樣？有《南歌子》詞為證：

鼓吹人猜似，官私帝問將。陂陀金背跳波行。一線光芒，直射斗牛長。

乃是金背蝦蟆一個。《太平廣記》載有嬌蟆蝕月，即是此物。身體不過半尺，其光華髮越起來，直能上凌月魄為之失色。這是什麼緣故？因廣寒宮中有三足玉蟾，是他同類；一個成正飛升，一個成妖墮落。不勝嫉妒忿恨，所以吐出邪氣來欺凌他。有時月光被奪，竟像個蝕去一般，豈不利害。太孛夫人因他蝕月，是與己同仇的，所以收他來陶冶一番。那妖蟆的光華越發火上添油，非同小可。或是血肉之軀，被他射在身上，無異烈火燻燒，頃刻糜爛。就是鬼神無形之氣，沾著些兒光彩，也就登時渙散。幸虧素英等豫先躲去。這件東西立見效驗，比不得水蠅侵來可延時刻的。太孛夫人只道月君縱有法術，是已轉凡胎的肉軀，自然禁不住的。那裡知道月君從幼服的鮑姑仙液，又得了上笈天書，吞了老祖金丹，修煉了四十餘年，已成金剛萬劫不壞之體。曼尼是無始以來的魔道，皈依南海，又成正覺。

鮑姑是大羅天仙，化身下界的。那妖蟆只顧在口鼻內噴出萬丈光華，一直射去，繞著三位仙真玉體，竟像個裹在光華之內。月君尚不知是何意，鮑師道：「宜亟誅之，以正其千百年蝕月之罪。」那邊孛夫人見妖蟆無力，方欲收起，忽有白絲一縷，從空中飛下，正穿入妖蟆金背正中央。且聽下回分解。